

石涛瞎尊者像、号与自我形塑*

王中旭

内容提要 “瞎尊者像”系石涛南还后第四年夏天所作,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瞎尊者号应系石涛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初至金陵长干寺一枝阁后开始启用,是他在一枝阁常年闭目禅坐、“壁立一枝”的真实反映。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涛南还后,他利用款印、图像、传记等方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表达了他对佛教的失望,对佛法进入颓废时代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僧人身份的反思。

关键词 瞎尊者 树龕入定 自我形塑

石涛是中国美术史上身份、情感最复杂的画家之一,兼具僧人、画家、文人、前朝王孙等多重身份,他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印章颇多,且多为自号、自称。在人生的重要阶段,石涛往往会启用新的名号和印章,与之相对应,他还善于利用自画像(或具有自画像性质的图像)、书斋图、传记等来表达情感和形塑身份。

故宫博物院藏石涛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所画《清湘书画稿》长卷末段的罗汉像〔图一〕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图中罗汉面相与石涛的自画像颇为相似,石涛并在自题中称之为“瞎尊者后身”。石涛绘制该像后不久就在扬州构筑大涤堂并主要使用大涤子号,故该像就具有了神秘而特别的意涵,其与石涛身份之关联成为诱发学者关注最直接的动因。

美国学者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称该像中“长长的眉毛、扩大的耳垂,以及沉重的耳环再次指向罗汉的图像志”,肯定了其罗汉身份,并认为1696年是“石涛放弃佛教身份并采用道教含义的新斋名的前一年”,该像表达了画家“对长期维持的角色与身份的最终放弃的渴望,过去那种精神诉求被推延至将来可能的化身之上”¹。文以诚的结论得到了乔迅(Jonathan Hay)的认同²,美国学者巫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古树中打坐的僧人是画家的假想自画像”,并指出可把该图“看作是石涛转向道教的例证”³。

前贤已经关注到该图对石涛形塑自我身份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石涛对自己身份和情感的表述(无

* 本文获得“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资助。

〈1〉 [美]文以诚(郭伟其译):《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页1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部分中文译文参见[美]巫鸿(肖铁译):《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页5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该书英文原版2012年由Reaktion Books出版。文以诚书英文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出版。

〈2〉 参见[美]乔迅(邱士华、刘宇珍等译):《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页1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英文原版2001年由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出版。

〈3〉 前揭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页49、55。

〔图一〕清石涛《清湘书画稿》卷之“瞎尊者像”
故宫博物院藏



论是语言还是图像)均显得隐秘而复杂,另该图涉及的宗教渊源和思想也颇为隐晦,故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说该图的性质究竟是罗汉像还是自画像?树窟入定的依据何在?瞎尊者号何时启用,有何意涵?石涛利用图像形塑瞎尊者身份之意义为何?

一 瞎尊者像

《清湘书画稿》〔图二〕本幅为纸本设色,纵25.6厘米,横421.5厘米,系1692年秋石涛自北京南还期间及前后的诗、画稿合集,带有自传的特点^{〔1〕}。此稿以诗为主,诗画相杂,风格多变,不拘一格。

〔1〕 卷首起依次为隶楷书南归赋别金台诸公、隶楷书仙霞岭诗、隶楷书卧病慈源谢图公见访赋、隶楷书寄梅渊公诗、舟泊泊头图并隶楷书诗、舟过夏镇画菊并隶楷书诗、行书舟过故城河诗、隶楷书舟过临清闸图并诗、隶书舟过八闸诗、行书雪中怀张笨山诗、行书辛未谢张汝作见招诗、竹兰画并行书诗、天都直耸图并隶楷书诗及该罗汉像。其中最末两幅天都直耸图并隶楷书诗和罗汉像均系1696年夏客居松风堂时为主人程浚所作。《仙霞岭诗》系为王鹭画《仙霞岭图》的自题诗,王鹭,字辰岳,又字人岳,该诗作于他从闽浙总督任上被召回京城补授户部尚书后的第二年,即1690年(该诗称:“王公出为两省制,旂旄铁钺经其巅。去年天子近呼来,景物依然尚念哉。”王鹭从闽浙总督任上被召回京师补授户部尚书是在1689年)。《辛未谢张汝作见招诗》作于1691年,是年冬石涛客居天津,张汝作即张霖,曾官云南布政使,当时因事解职赋闲天津,另《雪中怀张笨山诗》中的张笨山即张霖弟张霖,他曾跟随世高则禅师修习,与石涛同为临济宗法嗣。《卧病慈源谢图公见访赋》中的图公即刑部尚书图纳,此诗应作于1691年石涛驻锡北京慈源寺期间(汪昉摹石涛《树下聚石执拂小影图》录石涛署款曰:“辛未秋日清湘苦瓜和尚济自书于长安慈源阁下。”联系该诗内容可知1691年石涛卧病慈源寺)。另《南归赋别金台诸公诗》、《舟泊泊头诗》、《舟过夏镇诗》、《舟过故城河诗》、《舟过临清闸诗》、《舟过八闸诗》均应作于1692年秋石涛南还期间。

〔图二〕清石涛《清湘书画稿》卷



此稿末绘罗汉在古柏树洞内禅坐入定，古柏仅绘中下段，树干中空，形成可供禅坐的洞龕（简称为“树龕”）。罗汉头部和胸部露于龕外，身体枯瘦羸弱，披红衣袈裟。背景以湿笔水墨刷染表示山体。像左画家自题曰：

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

岿（同“时”）丙子长夏六月客松风堂，主人属（同“嘱”）予弄墨为快。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否也？呵呵。

下钤“释元济印”（白文）、“冰雪悟前身”（白文）、“藏之名山”（白文）印。丙子为1696年，石涛时年五十五岁^{〔1〕}。此稿是受松风堂主人程浚之请而作，程浚，字葛人，号肃庵，歙县人，是经常往来于歙县和扬州之间的商人，松风堂位于歙县岑山脚^{〔2〕}。

此稿书写、绘制的年代并不等同于其中诗、画原初创作的年代。此稿书写、绘制时间应不早于1692年（本幅第一首诗原初创作的时间），不晚于1696年。此稿二接纸缝处分别有字、画用笔横跨，表明是先接纸再书画，另部分诗画稿画家明确提及是为他人作，故推测最有可能是1696年夏画家客居松风堂期间录旧诗画稿并为程浚增以新稿而成。

石涛在罗汉像中自题“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瞎尊者”是石涛的自号^{〔3〕}。作于1674年的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图三〕是他在宣城广教寺时期的自画像^{〔4〕}，图中石涛短发，大目，挺鼻，阔嘴，与此卷中罗汉面相比较相似，故认为此罗汉像参照了石涛本人的特征。该像位于《清湘书画稿》本幅末，强化了该稿自传的特点。

〔1〕 石涛的生年有多种说法，汪世清据1701年李麟《清湘子六十赋赠》（《虬峰文集》卷九）“臬弧怜我年逢甲，出腋知君岁在壬”的题诗，认为石涛应生于崇祿十五年（1642）。参见汪世清：《石涛散考》，原载香港《大公报》第74、75期，1978年11月22、29日；收于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朵云第56集 石涛研究》页2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其后徐邦达注意到1697年《花卉》册石涛自题称“十四写兰五十六”，为此说增加了新的证据，目前此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参见徐邦达：《僧原济生卒年岁新订及其他》，收于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页61—6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2〕 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朵云第56集 石涛研究》，页24。

〔3〕 陈鼎《瞎尊者传》称石涛“又自号曰瞎尊者”，见（清）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八，清康熙自刻本。

〔4〕 文以诚根据《南皋垂纶图》系蒋恒画人物石涛补景，认为该图也很可能是合作作品，见前揭文以诚《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页110。王耀庭曾撰文反驳此观点，见王耀庭：《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研究：兼述他的自我形象》，《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1期，页1—45。石涛《十六应真图》卷（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充分展现了其塑造道释人物的功力，故笔者亦认为文以诚的观点不成立。



同时，该像中主人公长眉悠扬地下垂在脸颊两侧，耳垂较大，贯环，面目和身形都极为枯瘦，肋骨突出，凸显出苦修的特征，表明该像并非自画像，而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或称石涛的罗汉扮相。该罗汉像尚无统一称呼，鉴于画家称其为“瞎尊者后身”，尊者系对腊高德重之僧人及罗汉的尊称，既可指僧人也可指罗汉，属于双关语，瞎亦与图中罗汉闭目的特点相符，故下文将之称为“瞎尊者像”。

【图三】清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美]乔迅(邱士华、刘宇珍等译):《石涛: 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图版1



二 树龕入定

“瞎尊者像”表现的是在树龕内入定的罗汉像。树龕入定，系出自南宋时广为流传的北宋政和三年(1113)嘉州发现东晋慧持树内入定的典故，南宋道行《雪堂行和尚拾遗录·惠(慧)持法师》记载颇详，曰^①：

(慧持)游峨眉山，遂于嘉州道傍大树内入定。政和三年四月，风雨暴作，树为摧折，捕盗官经历，见其须发盖体，爪申(同“伸”)绕身，颇异之，遂奏于朝廷。有旨令肩輿至京。时西天总持以金磬出其定，乃问：“何代僧？”法师曰：“我东林远法师弟也，因游峨眉，不记时代几何。”仍问：“远法师在否？”总持曰：“今化去七百年矣，安得在耶！”遂不复语。持问曰：

① (宋)道行编：《雪堂行和尚拾遗录》，《续正藏》第83册，页373下栏。

〔图四〕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之树窠入定图》轴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采自奈良国立博物馆编：《大德寺如来五百罗汉图》，
株式会社思文阁出版，2014年



〔图五〕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之树窠入定图》(局部)
采自奈良国立博物馆编：《大德寺如来五百罗汉图》，
株式会社思文阁出版，2014年



“既至此。欲归何方？”师曰：“陈留县。”复入定。

徽宗命画师像颁行。并赐三颂。

慧持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已在成都龙渊寺内圆寂^{〔1〕}，上文称他坐化七百年后仍在嘉州树内入定显然系后人附会。另徽宗敕命画工绘《慧持入定像》全国颁行并亲撰偈颂三首，也颇为可疑。但除了《雪堂行和尚拾遗录》外，南宋志磐《佛祖统纪》、普济《五灯会元》均记载此故事，因此南宋出现有《慧持入定像》及传为徽宗的偈颂是可信的。

南宋《慧持入定像》今已无传，表现的应是慧持树内入定“须发盖体，爪申(伸)绕身”的情形。南宋时慧持树窠入定已出现在罗汉像系统中，如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周季常曾绘一僧人于树窠内入定〔图

〔1〕 (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页231，中华书局，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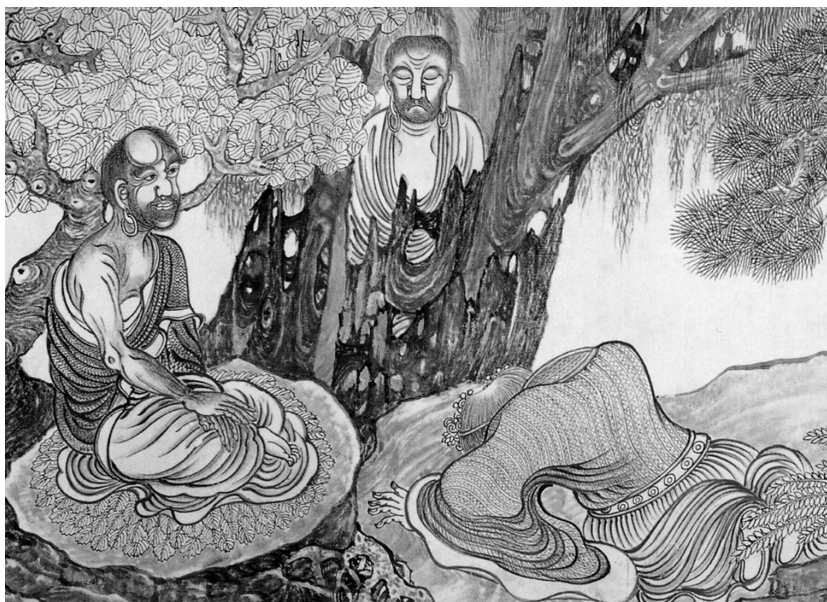
四，图五），此僧皮肤呈与古树近似的浅褐色，脸颊两侧及下颌有长须，身体枯瘦，肋骨凸出，从形象上判断此僧应即慧持。该图是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轴中的一幅。

树龕入定至迟自晚明始在罗汉像中被广泛地借用，成为罗汉像的经典图式之一。晚明丁云鹏《罗汉像》卷本幅未绘一罗汉头披白衣在古树洞内入定〔图六〕，古树上部及罗汉前方树壁已被摧折，形成洞口敞开的树龕，罗汉前方有身躯似蛇、头顶长角的毒龙，罗汉头顶幻化出的云气内有小身的罗汉立像表示神灵出定。万历二十四年(1596)丁云鹏绘《十八应真图》卷，中段有罗汉在古树洞内闭目禅定〔图七〕。1591年吴彬绘《十六应真图》卷，本幅末画家以奇幻的想象表现了未经摧折、天然长成的树龕，龕口大敞，罗汉须发皆白于龕内闭目入定〔图八〕。此外，晚明郑重在《十八罗汉渡江图》扇页〔图九〕中，亦表现有树龕入定的罗汉，树龕底部有小鬼承托。

〔图六〕明丁云鹏《罗汉像》卷之“树龕入定”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七〕明丁云鹏《十八应真图》卷之“树龕入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台北故宫书画图录》，2015年



石涛绘“瞎尊者像”前一年，还画过一幅中远景的“树龕入定”，此像属于《为器老作书画》册中的一开〔图十〕，图中于松树洞内入定的白衣僧人如豆粒大小，其头发稀疏有三撇胡须，与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中的自画像相似。本幅左画家自题：

千峰蹶尽树为家，头鬓鬢鬆薜萝遮。问道山深何所见，鸟衔果落种梅花。枝下济偶为器老道兄博笑。乙亥。

钤“膏肓子济”（白文）印。器老道兄即王弘文，字器先。题诗中起首两句与图中景致相合，背景山峰象征游历过的千峰（“千峰蹶尽”），树洞内入定的僧人头头发凌乱，与古树、薜萝相融，“鸟衔果落种梅花”是指从日常生活中修禅悟道。笔者认为此诗所指及画中表现的，应都是石涛自己。

石涛在1695、1696年所作两例树龕入定的图像中，一取中远景将自己融入到“千峰蹶尽树为家”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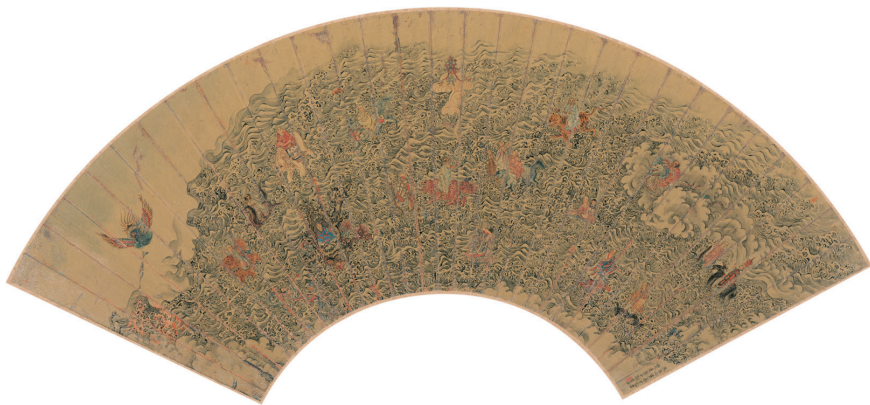
【图八】明吴彬《十六应真图》卷之“树窟入定”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授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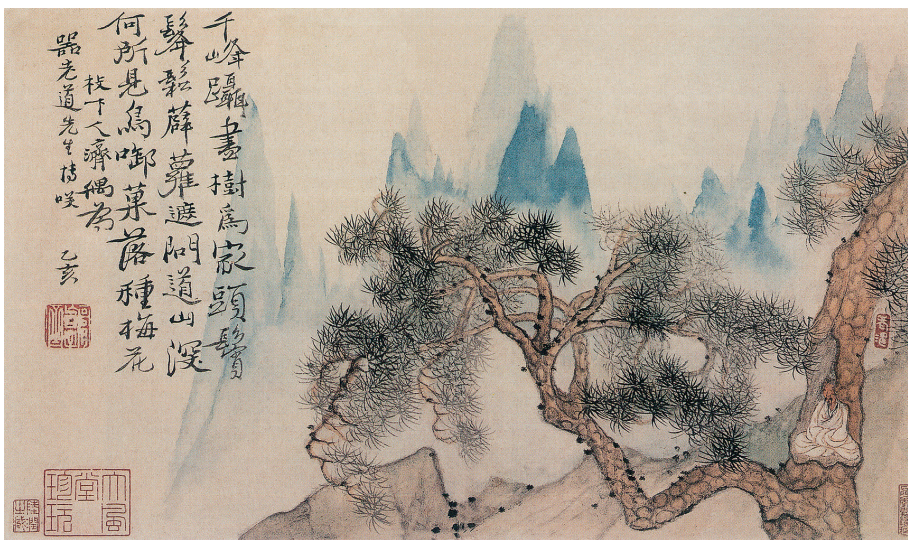
【图九】明郑重《十八罗汉渡江图》扇页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清石涛《为器老作书画》册之“树窟入定”

四川博物院藏



象中，一取近景将自己扮作罗汉相，皆体现了他借用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即“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创作宗旨。

三 瞎尊者号

石涛“瞎尊者像”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也是瞎尊者号的图像化表达，图、号之间构成“互文”关系，处于相互关联的语境中。为进一步揭示“瞎尊者像”的意涵，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瞎尊者号的启用时间和含义予以研究。

《大涤子传》系石涛晚年定居扬州期间委托好友李麟为他所作的传记，其中提到：“比年或称瞎尊者，或称膏肓子，或用‘头白依然不识字’之章，皆自道其实。”^①比年是近年的意思，可知瞎尊者、膏肓子号及“头白依然不识字”印，是石涛自中晚年开始启用的，并且都是自我的真实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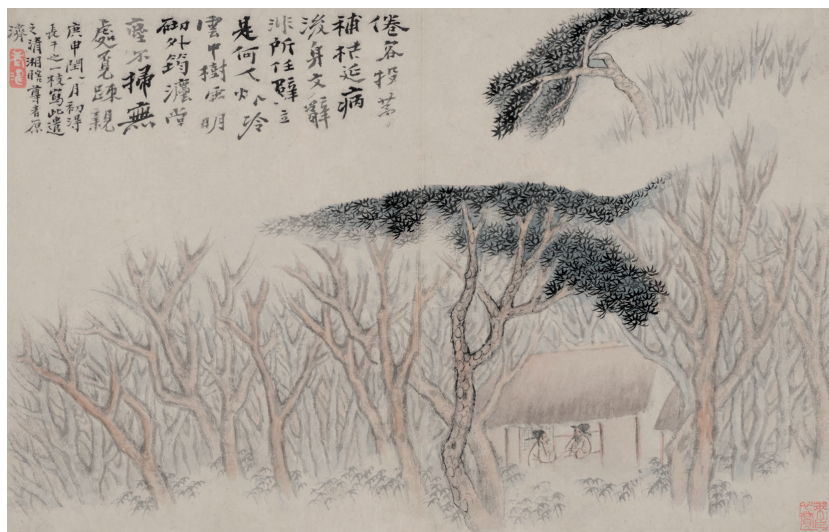
瞎尊者号具体是何时开始启用的呢？从目前笔者所见石涛可靠纪年书画真迹来看，最早有瞎尊者署款或钤印的是1680年所作《山水》册中“倦客投茅补图”页〔图十一〕，署款曰：“庚申闰八

① (清)李麟：《虬峰集》卷一六，清康熙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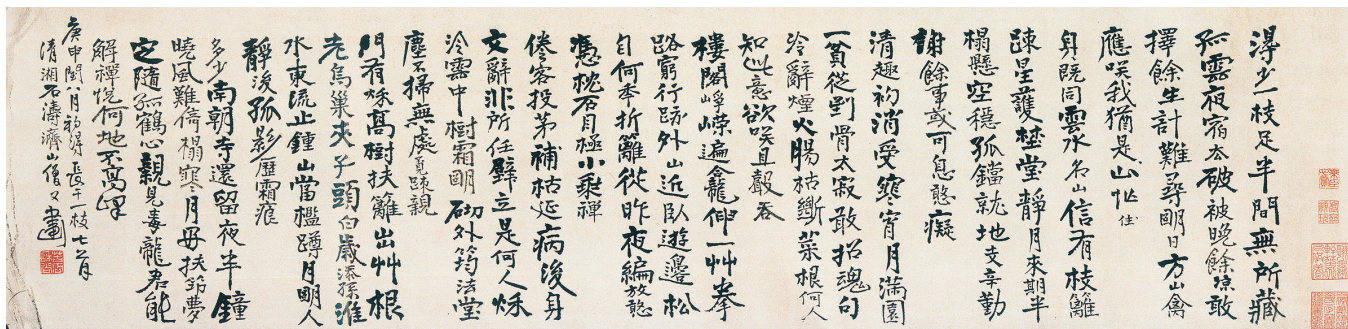
月初得长干之一枝，写此遣之，清湘瞎尊者原济。”石涛时年三十九岁，刚由宣城广敬寺来到金陵（今南京），驻锡长干寺一枝阁。另据《大涤子传》¹¹：

（石涛）孤身至秦淮，养疾长干寺山上，危坐一龕，龕南向，自题曰：“壁立一枝。”金陵之人日造焉，皆闭目拒之。惟隐者张南村至，则出龕与之谈，间并驴走钟山，稽首于孝陵松下。其时自号苦瓜和尚，又号清湘陈人。

【图十一】清石涛《山水》册之“倦客投茅补”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清石涛《书画》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石涛自题“壁立一枝”，壁立是形容禅坐之危然、端正貌，一枝即一枝阁。此文流露出石涛身体多病，日日在龕内禅坐养疾，而与张南村稽首于钟山孝陵松下，则体现了石涛作为前朝王孙的遗民情结。

石涛于一枝阁养疾禅坐的情形在其1680年所作的七首五言律诗（图十二）中也多有反映，其一曰¹²：

倦客投茅补，枯延病后身。

文辞非所任，壁立是何人。

茅补点明了一枝阁之简陋，枯、病既是形容石涛的身体状况，也与他长时间坐禅（“壁立”）相契合，亦可形容为“禅病”。另一曰¹³：

〈1〉 前揭李驥《虬峰集》卷一六。

〈2〉 见1680年石涛《书画》卷（上海博物馆藏），亦见于石涛《山水》册之“倦客投茅补图”页。

〈3〉 见1680年石涛《书画》卷。

梦定随孤鹤，心亲见毒龙。

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

日日静心禅坐，与佛亲近，梦中亦有助力，故称梦定中得见孤鹤（孤介高洁之象征）、毒龙（释迦佛之前世，因持戒而舍身）。此诗或为石涛送给通晓禅悦的同道，但仿佛也是说自己。

除在一枝阁闭目禅坐外¹，李麟还提到石涛闭目拒绝访客，而闭目正与瞎尊者号中的“瞎”字相契合。结合石涛可靠纪年书画真迹中最早署“瞎尊者”款印的时间来看，他可能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至一枝阁后开始自号瞎尊者的，该号是他在一枝阁闭目禅坐、拒客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石涛居住金陵期间启用的号还有苦瓜和尚²。

闭目禅坐、拒客只是“瞎”在石涛生活状态上的反映，陈鼎《瞎尊者传》中提到了石涛本人对“瞎”的解释³：

国亡即薙（同“剃”）染为比丘，名元济，字石涛，号苦瓜，又自号曰瞎尊者。或问曰：

“师双眸炯炯，何自称瞎？”答曰：“吾目自异，遇阿堵则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

石涛国亡出家是为了形塑其遗民身份的隐晦说法⁴。从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可知他浓眉大眼，眼角斜上挑，双目炯炯有神，确实与“瞎”不符。石涛称自己的眼睛很神异，遇阿堵（六朝至唐常用此词表示“这个”）则盲然，不像世人那么通达明了，故“瞎”是自嘲，指超然于凡俗之外。

鉴于瞎尊者号所强调的僧人身份⁵，还应从佛教义理方面探讨其意涵。在佛教中“尊者”含义清楚，“瞎”的含义则相对隐晦、复杂。1691年，石涛在北京期间友人为他画《石涛树下聚石执拂小影图》轴⁶，石涛题曰：

快活多，快活多，眼空瞎却摩醯大，岂止笑倒帝王前，乌豆神风暮直过。

要行行，要住住，千钧弩发不求免，须是翔麟与凤儿，方可许伊堪迎步。

石涛的赞颂充满临济宗棒喝的机锋，风格峻烈，也晦涩难懂。快活是禅家形容逍遥超脱的一种修行态度和境界。眼空是指不执着于实相，亦能见空相；瞎多见于禅师语录，取反讽之意，指不为实相所束缚、

〈1〉 禅坐时应呈闭目状态，这在树龕入定的图像中均有反映。

〈2〉 《大涤子传》称石涛在金陵启用的号还有“清湘陈人”，“陈人”对石涛前朝王孙的身份有影射，应是晚年在扬州号“大涤子”逐步公开身份后才启用的，这与现存石涛书画署款、钤印的实际情况亦相符。从石涛纪年书画款印来看，“清湘老人”款的启用要先于“清湘陈人”。李麟将石涛启用“清湘陈人”的时间提前，或是为了加强石涛遗民身份的形塑。

〈3〉 前揭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八。

〈4〉 事实上，石涛是因为其父第十一代靖江王朱亨嘉趁甲申之变在桂林自称监国，遭南明参将陈邦传破城而逃亡出家的。

〈5〉 1662年，石涛前往松江昆山泗州塔院参谒旅庵本月禅师得其心传，也即《瞎尊者传》所说的“早得记薙”，正式成为临济宗法嗣，石涛为此身份刻有“善果月之子天童恣之孙原济之章”。

〈6〉 该图现已无存，但是福州市博物馆保存有清汪昉的摹本。

见诸空相的境界⁴³。临济宗素有毁佛毁祖的宗风，反对一切束缚，故称“岂止笑倒帝王前”⁴²。

与“瞎尊者”大约同时启用的号印还有“膏肓子”、“头白依然不识字”，均与佛教有关，并且含义相近，皆取反讽意。“膏肓子”意为病入膏肓者，禅家以膏肓之疾比喻学人无信根或者有执念不肯放下，需以猛药作为接引之机语方能明心见性⁴³。“头白依然不识字”并非指真的不识字，而是说追求内在的义理不为外在的文字障所束缚⁴⁴。上述体现佛教义理并具有反讽含义号印的启用，应也隐晦地体现了石涛形塑遗民身份的企图。

石涛所谓的“瞎”还涉及书画品评，1691年石涛自题《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图十三]称“道眼未明”意不能赏鉴书画，嘲讽执着于某家笔墨法派的绘画品评犹如“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从而突出“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宗旨。

四 南还之后

《清湘书画稿》是石涛自北京南还前后的诗画合集，具有“自传”的特点，本幅末的“瞎尊者像”也具有自画像的性质。要进一步深入考察“瞎尊者像”的意涵，笔者认为还需将其置于石涛北上及南还后对佛教心理情感的变化之中。

石涛在第二次得见康熙圣驾之后启程北上。《清湘书画稿》第一首《南归赋金台诸公》“乘风入淮泗，飘来帝王州”说的就是1690年春石涛乘舟由淮泗入北京⁴⁵，1692年十月石涛已在金陵⁴⁶，因此石涛在北京

〈1〉 如《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如何是向上关捩？瞎却诸圣眼，哑却山僧口。”《大正藏》第47册，页717中栏。《明觉禅师语录》：“见一则瞎汝眼，知一则翳汝眼。翳生则天上人间，瞎却则三头六臂。”《大正藏》第47册，页679下栏。“眼空瞎却摩醯大”和“瞎却则三头六臂”的含义相似，前者指三目八臂的摩醯首罗天“瞎”却三目能见空相，后者指“瞎”却双眼则能达到像神仙（“三头六臂”）一样的悟境。

〈2〉 石涛曾于1684、1689年两次得见康熙帝圣驾。乌豆疑指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如《唐》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曰：“师（义玄）因半夏上黄蘗，见和尚（希运）看经，师云：‘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措（俺）黑豆老和尚。’”《大正藏》第47册，页505中栏。黑豆和乌豆意思相同，普化亦曾称义玄为“瞎汉”。见《宋》颐藏主集：《古尊宿语录》卷四三，《续藏经》第68册，页283中栏。神风的含义不详，似也应为祖师，如义玄亦被黄蘗称为“风（疯）汉”，如宋善卿编正《祖庭事苑》记黄蘗禅师谓义玄曰：“风汉却来者里捋虎须？”《续正藏》第2册，页331下栏。佐助义玄传法的普化亦“每日在街市掣风（疯）掣颠”。前揭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页503中栏。倘如此，石涛“眼空瞎却”的不仅包括帝王，也包括祖师。

〈3〉 如《北宋》张商英《护法论》曰：“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其无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大正藏》第52册，页643上栏。《五灯会元·洪州法昌倚遇禅师》曰：“法昌这里，有几个垛根阿师，病者病在膏肓，顽者顽入骨髓，若非黄龙老汉到来，总是虚生浪死。”《续正藏》第80册，页330上栏。

〈4〉 如《坛经》就记南宗始祖慧能“不识字”，照觉禅师曰：“老卢（笔者注：慧能俗姓卢）不识字，顿明佛意，佛意离文墨故。”《宋》普济集《五灯会元》卷一七，《续正藏》第80册，页354上栏。

〈5〉 石涛北上启程时间，参见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页45。

〈6〉 1692年石涛《赠田志山》曰：“一艇南旋日，生辰值小阳。”小阳即小阳春，指农历十月，该诗系为祝贺金陵友人田林（字志山）五十岁生日而作，故推测此时石涛应在金陵。参见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页45。

【图十三】清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和天津逗留的时间总共近三年，与赋中所说的“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相符。

石涛为何北上在其诗文中没有说明，李骞《大涤子传》称石涛渡江北上“觐天寿诸陵”¹¹，天寿山是明皇陵所在地，李骞的叙述突出了石涛旧朝王孙的身份，但隐藏了其北上的真实意图。北上期间，石涛曾先后客居北京王封淦的且憨斋¹²、北京慈源寺及天津大悲院等，其中既有权贵私宅也有佛教寺院。鉴于石涛的僧人身份和他在京津期间仍主要客居佛寺，推测他北上至少部分的是为了谋求在僧界有好的发展机遇¹³，如找到理想的寺院开堂说法和传承临济法嗣，毕竟其师祖木陈道忞、师旅庵本月曾赴京为顺治帝开堂说法，并且以此为荣。

遗憾的是，石涛在北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遂于1692年秋南还，但并非如《南归赋金台诸公》所称之为“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1691年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自题称“时辛未二月余将南还”，可知他到北京大约一年后就已萌生南还之意，这固然与他病弱的身体有关¹⁴，更重要的应是北上的目的无法达成。1691年冬，石涛客居天津时所作《谢张汝作见招赋》曰：“客久不知身是苦，为僧少见意中人。”赠天津好友《雪中怀张笨山诗》曰：“知我潦倒病，知我无发贫。”均隐晦地表明石涛北上并未在僧界获得支持，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

南还之后，石涛开始了数年居无定所的生活，并逐渐脱离寺院。据现存石涛书画题跋，大体可知他

〈1〉 (清)李骞：《大涤子传》，载前揭李骞《虬峰集》卷一六。

〈2〉 王封淦，号慎斋，曾任吏部左郎。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自题：“岿(同‘时’)辛未二月，与将南还，客且憨斋，宫纸余案，主人慎庵先生索画并识请教。清湘枝下人石涛元济。”

〈3〉 当然也不排除石涛北上是为了在绘画上获得皇家或权贵的认可，在此期间他曾与权贵博尔都等积极往来，博尔都促成他与正统派王翬、王原祁合作，以提高他在绘画上的名声。

〈4〉 1691年石涛《卧病慈源谢图公见访赋》可以证明是年他曾卧病慈源寺。



南还后先回到金陵¹；1693年夏客扬州吴山亭²，是年冬居扬州邗上大树堂³；1694年夏受合淝李容斋相国、太守张见阳相招，欲以昔时龚芝麓稻香楼施为其挂笠之处，石涛不受相谢而归⁴，是年秋客居娑罗堂⁵，并短暂客居扬州邗江静慧院⁶；1694—1695年，主要客居真州许松龄读书学道处⁷，1695年夏客居徽州程浚松风堂。

州程浚松风堂。

北上期间石涛对佛教界十分失望，他有《诸友人问予何不开堂住世书此简之》⁸：

向来孤峻有门庭，果熟香飘遍界馨。岂以而今徒浩浩，大家聚首乐臞腥。明明头角非龙种，赫赫皮毛类虎形。习气渐深难可并，物希为贵自叮咛。

吾门太过为当衰，有志缁流抱道垂。假使鲲鹏齐展翼，乌天黑地怪阿谁。三家村许开经馆，善司祠难造大悲。理合输赢随分段，何如牛背胜乌骝。

该诗应创作于1691年石涛客居天津期间。石涛初得旅庵本月心传时，虽然师门内法战机锋峻烈，但石

〈1〉 参见1692年石涛作《赠田志山》题，及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页45。

〈2〉 《诗画》杂册（广东省博物馆藏）未开题跋款署：“时癸酉夏日客吴山亭，喜雨戏写此。”《双松泉石图》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自题：“昨年癸酉岁客吴山亭，奉访鸣六（黄律）先生。”

〈3〉 《写竹通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自题：“癸酉冬初，题于邗上之大树堂。”

〈4〉 参见石涛《巢湖图》轴（天津博物馆藏）自题。

〈5〉 石涛自题《书画》合册：“为器先先生作并请博笑。清湘石涛济，乙亥秋九月前娑罗堂下。”（清）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六，收于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8册，页726，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6〉 石涛《兰竹》卷七言律诗末署：“乙亥秋日，许颐民先生劲庵见访邗江之净慧院，予即小幅简之。”转引自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页35。

〈7〉 参见前揭汪世清《石涛散考》，页35。许松龄，字颐民，一字沧雪，号柏庵，又号劲庵。

〈8〉 该诗书于石涛《书画联璧》卷（私人藏）书法部分，书法部分为石涛在金陵及北上期间的诗文合集，《诸友人问予何不开堂住世书此简之》为倒数第二首。最后一首诗有画家自题，石涛客于天津时赠给南海山宝具辉禅师的，并且该卷书法部分前画家自题：“清湘元济石涛苦瓜和尚稿津门道上书。”故判断《诸友人问予何不开堂住世书此简之》应创作于1691年石涛客居天津期间。参见前揭乔迅《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页437—438，注释108。

涛对新获得的临济宗“天童恣之孙善果月之子”的身份颇为自豪，并对未来在佛教上的发展踌躇满志¹。在与兄喝涛住宣城广教寺期间，尽管生活清贫，但是安于禅定，心情愉悦²。在金陵一枝阁期间也是常年坐禅，“壁立一枝”。可是在这首诗里，指责当下禅家门庭内只是徒众聚首满地膻腥，明明不是龙象大德，还要披着虎皮扮老虎，僧界不良习气已渐深，只能叮咛自己要独善其身。石涛还指出其时禅门已经由盛转衰，有志僧众不能有所作为，翻经馆、善世祠均已难担弘扬佛法重任。

石涛对僧界的不满在《大涤子传》中也有体现³：

又为予言，初得记蒞，勇猛精进，愿力甚弘。后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耻与之侔，遂自托于不佛不老之间。

叙述了石涛由初得心传勇猛精进，到后来耻与好名鲜实的同辈僧人为伍的转变。

1696年，石涛画“瞎尊者像”时，距他南还已近四年。石涛在像侧题：“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佛家将佛法住世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释迦灭度后，正法、像法相继分别住世四十小劫，五百弟子于此期间护持佛法⁴。因此石涛画中“一坐四十小劫”，是说罗汉住世期间没有积极弘法渡人，而是以长年入定的方式自我修证。正法、像法各四十小劫之后，进入正法灭绝后佛法衰颓之时代，即末法阶段。《大五浊经》讲述了法灭后之五乱，其中包括“魔家比丘自生，现在于世间以为真道谛，佛法正典自为不明，诈伪为信”、“当来比丘畜养妻子，奴仆治生，但共诤讼，不承佛教”⁵，与上文石涛对佛教的表述相似，可以推测南还后石涛认为佛法已进入衰颓时代，并由此作出不再驻锡寺院、不开堂说法的决定，以及对自己僧人的身份进行反思。

石涛自题“瞎尊者像”称“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佛教谓人有前世和来世，相对应分别称为前身、后身。一般称佛、罗汉等为今人前身，或者今人为佛、罗汉等后身，如石涛刻有“金粟如来是前身”印⁶，汪士茂称石涛为清湘古佛后身⁷等，但少有称佛、罗汉等为今人后身者。石涛称罗汉为其后身，说明他不仅在绘画表现上追求不为传统和规则所束缚，在思想上也力求前无古人、“我自用法”。

笔者发现，南还后石涛有意通过款印、图像、传记等方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为方便叙述，笔

¹ 石涛《生平行 留题一枝别金陵诸友人》曰：“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谓余八极游方览，局促一卷隘还陋。”录文可参见汪世清：《石涛诗录》页18—19，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² 石涛题《自写种松图小照》称：“夜来曾入定，岁久或闻钟。且自偕兄隐，栖栖学种松。”

³ 前揭李驥《虬峰集》卷一六。

⁴ 《妙法莲华经》曰：“佛灭度后，正法当住，四十小劫，像法亦尔。我诸弟子，威德具足，其数五百，皆当授记。于未来世，咸得成佛。”（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大正藏》第9册，页22上栏。《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亦记佛涅槃时“以无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第49册，页13下栏。

⁵ 转引自（唐）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卷九八，页2816，中华书局，2003年。

⁶ 此印目前仅见于石涛《书画》册（画六开，上海博物馆藏）其中一开。金粟如来是维摩居士之前身，此印石涛是将自己比作是维摩。

⁷ 1678年汪士茂题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曰：“莫道湘山唯古佛，前身无量是吾家。”其后自注：“湘山无量寿佛始此。和尚慧睿奇姿，能仁伟抱，其后身耶？”

者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石涛现存“瞎尊者”款印纪年书画列表

年代	名称	署款	钤印	藏地	备注
康熙十九年 (1680)	《山水》册之“倦客投茅补图”页	清湘瞎尊者原济	老涛	故宫博物院	此册共十开, 署款年代在1676—1687年间, 另有无纪年一开署瞎尊者款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再题《余杭看山图》卷	清湘苦瓜和尚	前有龙眠济、瞎尊者	上海博物馆	作画年代不详
	《山林乐事图》轴	清湘老人石涛济	苦瓜和尚、清湘石涛、瞎尊者、冰雪悟前身、搜尽奇峰打草稿	上海博物馆	
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巢湖图》轴	清湘瞎尊者原济	头白依然不识字、苦瓜和尚、前有龙眠济、小乘客等	天津博物馆	
康熙三十五年 (1696)	《清湘书画稿》卷之“瞎尊者像”		释元济印、冰雪悟前身	故宫博物院	自题称:“图中之人, 可呼为瞎尊者后身否也?” 其他幅亦应创作于是年, 有的钤“瞎尊者”印
	《清湘书画稿》卷之“天都直峰图”	清湘瞎尊者原济	前有龙眠济、头白依然不识字	故宫博物院	与“瞎尊者像”为同一手卷
	《墨醉杂画》册	石涛、清湘石涛济道人、清湘半个汉济、瞎尊者原济等	半个汉、原济、瞎尊者、头白依然不识字、释元济印、苦瓜和尚、小乘客、老涛等	故宫博物院	共十二开, 据其中一开自题, 应均绘于康熙三十五年
	《行草书临阁帖》卷	清湘瞎尊者	前有龙眠济、头白依然不识字、瞎尊者	故宫博物院	
康熙三十六年 (1697)	《书画》杂册之“访陈定九诗”	瞎尊者原济		广州美术馆	
康熙三十七年 (1698)	《溪南八景图》册	清湘大涤子	清湘老人、膏肓济、瞎尊者、清湘石涛、老涛、前有龙眠济、搜尽奇峰打草稿等	上海博物馆	原为八开, 上海博物馆现存四开, 根据未开自题, 应均绘于康熙三十七年
康熙四十年 (1701)	《仿米山水图》轴	清湘瞎尊者济大涤草堂		上海博物馆	
	《诗画合璧》册	清湘大涤子济	元济、清湘老人、苦瓜、瞎尊者	故宫博物院	
康熙四十六年 (1707)	《花卉》册	清湘大涤子若极、清湘老人若极、大涤子极、向年苦瓜、大涤子、零丁老人	瞎尊者、赞之十世孙阿长、清湘遗人、大本堂、大涤子、大本堂若极、东涂西抹、清湘老人等	私人藏	共十开, 其中两开均署“丁秋”, 汪世清考证此套图册应均绘于1707年 ¹

注: 石涛书画有“瞎尊者”款印但是无纪年或无法准确判断其年代者不列入此表。

从上表可知, 现存石涛纪年书画中最早署“瞎尊者”款印的是在1680年, 而以1692年南还后署此款印颇为集中, 尤其是1696年署“瞎尊者”款印的有三例之多²。虽然很多署“瞎尊者”款印的书画因无法判断具体年代而未列入此表, 但从此表亦可窥其一斑。前述1695年石涛“树龕入定”与“瞎尊者像”不仅图式相似, 而且表现的也应是石涛自己。此外石涛请友人陈鼎撰《瞎尊者传》虽无纪年, 但从传记内容及石涛、

〈1〉 汪世清:《石涛的“丁秋”花卉册》, 原载《文物》1997年第1期, 页86—92; 收于氏著:《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下卷, 页241—249,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

〈2〉 “瞎尊者像”、“天都直峰图”为同一手卷, 故仍统计为一例。

陈鼎交集的时间来看，应是在1697年¹⁾。

由此可见，石涛南还后有意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并非仅“瞎尊者像”之孤例，是通过图像、款印、传记等多种方式共同表达出来的。

五 结语

1692年南还是石涛人生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他与新朝权贵合作、试图在京城获得发展机遇的失败。南还后第四年夏天，石涛在歙县程浚松风堂避暑时应主人之请完成了《清湘书画稿》，此稿因收录了他南还及前后的诗画而具有自传的特点。

“瞎尊者像”位于《清湘书画稿》本幅末，是具有自画像性质的罗汉像，该像借鉴了晚明以来流行的罗汉像中树龕入定的经典图式，更早则源于南宋时出现的慧持像。石涛在该像自题中称其为“瞎尊者后身”，瞎尊者是石涛的自号，该号应系1680年闰八月石涛初至金陵长干寺一枝阁后开始启用，是他在一枝阁常年闭目禅坐、“壁立一枝”的真实反映。瞎尊者号中“瞎”字的含义十分丰富，不仅与石涛孤峻高傲、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有关，也是指不受外在表象和语言文字的迷惑，对佛法内在真实义理的追求。

1690年石涛北上至少部分的是为了谋求在僧界有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北上期间他对佛教界变得十分失望。南还后石涛绘制的“瞎尊者像”体现了他对佛法已进入衰颓时代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僧人身份的反思²⁾。石涛于南还后形塑、突出其瞎尊者身份，是通过图像、款印、传记等多种方式共同表达出来的。此后不久，石涛就在扬州构筑大涤草堂并开始主要使用大涤子号³⁾，开启了新的职业画家生涯。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陈鼎撰《瞎尊者传》时间不详，其中称石涛“乃遍游宇内山川，潇湘洞庭、匡庐钟阜、天都太行，五岳四渎无不到”。前揭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八。太行似指北上之旅。此外，石涛在扬州构筑大涤草堂号大涤子后“自托于不佛不老”。前揭李骥《大涤子传》。少用瞎尊者号，传记内容亦不涉及晚年定居扬州之事，故推测应是南还后、号大涤子前所作。石涛1697年曾过兴教寺访陈鼎并作有《访陈定九》诗（见广州市美术馆藏1697年石涛《书画杂册》之“访陈定九诗”），其中称“十年泪尽故交散，此地逢君不易评”，可见石涛与陈鼎虽是故交，但是彼此见面也十分不易，故推测《瞎尊者传》最有可能作于1697年。汪世清《石涛诗录》附《石涛东下后的艺术活动年表》“康熙三十六年”条下称：“（陈鼎）所撰《瞎尊者传》载《留溪外传》卷十八，或即是此年前后所写。”见前揭汪世清《石涛诗录》，页223。

2)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该图如巫鸿所言，可以“看作是石涛转向道教的例证”，笔者认为石涛晚年并非是弃僧入道，而应以李骥所说的“不佛不老”为是，该问题颇为复杂，拟另文论述。

3) 同时并未停用“瞎尊者”号印。